



花灯忆趣

| 叶森岚

闽南的元宵夜，烟花爆竹和灯笼是主角，烟花在天空绽放，洇开了绚丽画卷，葫芦莲花灯、六角宫灯、狮子绣球灯、跑马灯、鼓仔灯……在大地上写下了璀璨诗篇。正月十五，一盏盏形态各异、色彩斑斓的花灯灿若落珠，在月色下次第亮起，将长街装点得流光溢彩，两侧商铺如万千金丝铺排，街上游人熙熙攘攘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
我领着孩子徜徉在河流般舒缓流淌的灯光中，思绪不禁飘回了三十年前乡村的元宵夜，那些年闹花灯的场景仿佛一幕幕重现在眼前。

小的时候，灯火还没有这样铺排堂皇，月明星稀的元宵夜，遍地烛火，只有个别大户人家会在这一天点亮屋檐下红色的宫灯，释放珍藏了一整年的光明。孩子们热衷于捣鼓各式各样的花灯：白萝卜镂空而成的“萝卜灯”、柚子皮晒干做成“柚子灯”、玻璃瓶罩做成“玻璃灯”、塑料瓶剪成“鱼灯”……尽管这些花灯简陋粗糙，烛光微弱得像粒蚕豆似的，却丝毫未能削减我们的喜悦与欢愉。

那时的夜色降临得早，当我们吃上一碗热腾腾的元宵，银盘般的月亮就已经滚过了房顶。我们拎着心爱的小花灯，呼朋唤友地满村子唱着、跳着、跑着，笑声与烛光相映成趣，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我们成群结队地涌入那些新婚、添丁、建新房的大喜之家，主人总是喜笑颜开地端出糖果来送给我们。我们欢呼雀跃着，一手高举花灯，一手伸去抓糖果，烛光映照出主人的热情，把



我们的脸都烤红了，烘出汗来。

村庄里的游神巡境队伍如同一条火龙，穿街过巷，游走之处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洋溢着喜庆祥瑞的气氛。我们紧跟在队伍后面，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花灯里的蜡烛，生怕它被风吹灭或者倾倒。记得有一年，胖虎的爸妈做生意回家，从城里给他带来一盏罕见的兔儿灯，那灯座下装着四个车轱辘，能在地上咯噔咯噔地跑动，兔眼睛又圆又亮，仿佛忽闪忽闪地眨着，十分可爱。胖虎用绳子牵着那盏会跑的兔儿灯，别提多神气了，我们眼巴巴地跟着他，却舍不得让我们摸一下。然而，随着人流涌动，局面很快就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，不知道是谁打了个趔趄，把兔儿灯踢翻了，兔儿圆胖的肚皮被烧出了一个大洞！胖虎手足无措地哭了，大伙却幸灾

乐祸地起哄：“胖虎家要添丁喽！”在闽南语中，“灯”与“丁”谐音，灯烧了寓意着“添丁”，是值得庆贺的喜事。这样的小插曲在元宵夜时有发生，孩子们手中的灯笼每年总会不小心烧掉几盏，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。胖虎很快抹干了眼泪，拉着忽明忽暗的兔儿灯继续在人群中穿梭嬉闹。

胖虎家那一年是否真的“添丁”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那盏兔儿灯的故事总在孩子们之间口耳相传、反复提及，直到家里的长辈们也都知道了。第二年元宵前夕，父亲便亲手为我做了一盏独一无二的荷花灯。荷花灯的底座是用稻草搓成的麻花股盘绕而成，荷花花瓣的材料则是玉米外层的苞叶。父亲取少许胭脂红，将晒干的玉米苞叶染出深浅不同的红色，掐住叶片中部位置左右

拧紧，上下对折形成荷花花瓣的小尖尖，拧得越紧，花瓣就越细长，手劲松一松，花瓣就显得肥硕。父亲用剪刀修剪花瓣，使每一片都呈现不一样的形态。数十片花瓣被图钉固定在底座上，最后安插一根红艳艳的蜡烛。在橙黄的烛光映衬下，粉白粉白的荷花瓣仿佛镀上了一道华美的金边，让我的心里亮堂堂、美滋滋的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羡慕过胖虎的兔儿灯了。

如今，我定居在南安这座小城，它与我的家乡一样，每逢元宵节夜晚，花市灯如昼，热闹非凡。我不确定三十年前的月亮是否比眼前的月亮更大、更圆、更白，但三十年前家乡的元宵夜和父亲手作的那盏花灯，却如同一颗珍贵的琥珀，恒久地留存在我心底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


老物件里的旧时光

| 潘慧彬

在老家的阁楼里，灰尘像是岁月的忠实守护者，安静地覆盖着每一寸空间。我在这被遗忘的角落，翻找出了一个旧木盒。轻轻拂去盒面上厚厚的灰尘，打开它的瞬间，一股陈旧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。

木盒里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把老蒲扇。它的扇面已经泛黄，边缘磨损得厉害，几根竹条也有些松动。我轻轻拿起它，仿佛又看到了童年的夏夜。那时候，没有空调，一把老蒲扇便是驱赶暑气和蚊虫的利器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在老槐树下乘凉，外婆总是摇着这把蒲扇，为我驱赶着乱飞的蚊虫。伴随着那有节奏的“沙沙”声，丝丝凉风悠悠拂来，带走了夏日的燥热，也把我送入了甜美的梦乡。外婆的脸庞在月光下慈祥而温暖，她的笑容如同这老蒲扇，虽不华丽，但充满了无尽的爱意。如今，外婆已经离开我多年，可这把老蒲扇，却成了我对她深深思念的寄托。

继续翻找，一本泛黄的相册出现在眼前。相册的封皮已经磨损，边角

也有些卷曲。翻开相册，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有爸爸妈妈年轻时的合影，他们穿着朴素，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，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，稚嫩的脸庞，纯真的笑容，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。看着这些照片，我不禁感叹岁月的匆匆流逝。曾经年轻的父母，如今已两鬓斑白；曾经天真无邪的我，也早已长大成人，开始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。这些照片，就像一把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之门。

在相册的下面，是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物件。打开红布，原来是一支钢笔。笔身已经有些褪色，笔帽上的金属装饰也失去了光泽。这支钢笔，是父亲送给我的第一支钢笔。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因为学习成绩优异，父亲特意买了这支钢笔奖励我。当时，我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里，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从那以后，这支钢笔便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日夜，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进步。我的笔下，流淌出了一

篇篇作文，记录下了我学生时代的喜怒哀乐。如今，虽然电子设备已经普及，书写的机会越来越少，这支钢笔却始终被我珍藏着，因为它承载着父亲对我的期许和鼓励。

这些老物件，它们没有华丽的外表，也没有昂贵的价格，但它们承载着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它们就像一位位无声的诉说者，静静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，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能够停下脚步，回望那些温暖而美好的旧时光。

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新事物不断涌现，旧物件渐渐被人们遗忘。但我始终相信，每一个老物件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，它们不仅仅是一件物品，更是一段历史，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们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找到了自己的根，让我们懂得珍惜过去，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

我轻轻合上木盒，把它放回原处。这些老物件，将继续在这阁楼里，守护着我的回忆，等待着下一次与我重逢，再次开启那段难忘的旧时光。



油桐花开

| 黄仲远

三月的午后，趁着周末闲暇时光，与爱人一道去仙夹东里欣赏油桐花。如果你厌倦了在市区赏花，东里的油桐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仙夹东里离老家只有五六公里，每年踏青时节，不免要去水凤凰景区兜兜风，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油桐花是水凤凰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她藏在群山簇拥、鸡犬相闻、小桥流水的东里村落。站在油桐树下，只见道路两侧绵延百米，撒落着春光和舞曲，满树的油桐花迎着阳光绽放，与斑驳的树影相映成趣，在眼前是一道道花帘，穿过世俗的帷幕，给予人们欢乐和喜悦。清风吹过，仿佛看到仙女撒下的花朵，飘落着自然的快乐，散落在道路两旁，犹如走在一段浪漫花径，让人不忍踩过去。每当有车辆经过的时候，油桐花犹如欢快的小精灵在跳跃着，随风起舞，一片片飘着希望和向往，漫溢着岁月的变迁，勾勒出一幅人间最美的醉人风景。

洁白的花瓣、淡红的花萼、粉黄的花蕊，组合成好看的花朵。花香含蓄悠远，掩盖着春天泥土的芬芳，花

期虽然很短，但开放时却是盛大绽放，聚拢在一起，一团团尽情地盛开着、怒放着，将积蓄了许久的能量，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，给山间增添梦幻的色彩，将春天的芳华独自占尽。

仰望那一片油桐花林，一面盛开如锦，一面落英缤纷，好像初夏的一场雪。在古今中外文人的墨宝下，油桐花以其“情窦初开”的花语著称，成为少男少女互相倾慕的爱情寄寓。据说在油桐花雨中相遇的男女，会得到油桐花的美好祝福：爱情甜蜜，生活幸福。徜徉在静谧的花瓣中，你可以感受山间古道的静美，洁白的三月雪，清淡的花语，仿佛又让人回到懵懂天真的年纪。

有人说油桐花是山野之花。的确，她没有牡丹的富贵娇艳，没有水仙的清雅芬芳，没有荷花的亭亭玉立，选择远离喧嚣的闹市，喜欢扎根在宁静的乡间，独自绽放在山野田园，与农夫为友，做稻田的守望者。她不浓不淡、不俗不媚，圣洁的灵魂藏在心间，守护着桃源世界，不愧为四月的花中君子。

古诗曰：“客里不知春去尽，满山



风雨落桐花。”油桐花是节气之花，是春季的“压尾之花”，油桐花落之后，夏天就来了。油桐不仅花好看，全身还都是宝。花落结成的果实可以榨油，桐油是油漆的优良原料，树皮可制作胶，根叶花均可入药。她的无私、美丽、奉献，在白色的花朵中，彰显得淋漓尽致。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人类，不求任何回报的精神似乎更值得我们去欣赏。



岁月深处酱瓜香

| 刘永宗

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孩提时代的我，每当农历二三月来临，总能见到奶奶忙碌的身影。她会悉心栽种藤瓜（又名虎皮脆瓜），这段记忆至今仍然镌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奶奶总是提前数日，用锄头或犁耙精心翻耕院前的菜畦，并施入农家肥。数日后，她再小心翼翼地播下藤瓜的种子。通常只需七至十天，瓜苗便会破土而出。奶奶会挑来清冽的井水浇灌，如同呵护孩子一般，让藤瓜茁壮成长。年幼的我，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，常常跟在奶奶身后，模仿着她的动作，体验着劳动的乐趣。

春风吹拂，藤瓜似乎“日长夜大”。当初夏的阳光洒满大地，藤瓜已经悄然开花挂果。藤瓜虽然含糖量不高，但口感清爽，摘下来洗净即可生吃。只是它的味道相对清淡，我们更偏爱西瓜等甜味更重的瓜类。然而，藤瓜却有一个比西瓜更重要的用途——制作酱瓜。

酱瓜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，实则凝聚了奶奶的智慧与辛劳。奶奶会从瓜田里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表皮光滑、花纹独特的藤瓜。这些藤瓜长约三十厘米，直径五至八厘米，瓜藤上布满了细小的刺，采摘时需格外小心。这些刺仿佛是藤瓜的天然保护层，守护着它们免受侵害。

奶奶将这些翠绿饱满的藤瓜挑到井台旁，仔细清洗干净。接着，她用菜刀将瓜一切为二，再用铁勺子刮去瓜瓢，冲洗干净后，放在大簸箕里端到院子或屋顶的石板坪上晾晒，直至瓜条晒得有些蔫软。

蝉声阵阵，夏意正浓。阳光热烈而直接，让西瓜的过程事半功倍。傍晚时分，奶奶会将晒好的藤瓜收回，准备腌制。她将藤瓜整齐地码放在陶缸底部，撒上一层粗盐，如此反复，直至所有藤瓜都放入缸中。最后，奶奶会在顶上放一块木板遮住尘土，再拿一块干净的石头压在木板上，腌制过程便告一段落。

大约两周后，奶奶会将腌制的藤瓜拿出来进行二次腌制。她将经过一遍腌制的藤瓜切成条状，放进事先准备好的黄豆酱里。这黄豆酱也是奶奶亲手制作的，工序烦琐而精细。奶奶起早贪黑，不辞辛劳地做着这一切，只为让我们能吃到最美味的酱瓜。

大约一周后，酱瓜便可捞出切成小块食用。夏日炎炎，人们往往食欲缺乏。但无论是搭配一碗白粥还是地瓜粥，这咸脆的酱瓜都能让人胃口大开。如果能有几片五花肉来爆炒酱瓜，那更是人间美味，配上稀饭，让人忍不住多吃几碗。
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乡下的日子过得相对艰难，我家也不例外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腌制酱瓜等咸菜几乎是每一个农村妇女的必备技能，好似一种基因，潜藏在乡下女人的身体里。勤俭持家的奶奶也用一双巧手，让一家人贫瘠的餐桌上多了一些花样。她总能变戏法似的，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。即便是缺肉少菜的时节，有了香脆可口的酱瓜，日子也有了盼头。

清粥咸菜抚人心，人间至味是清欢。然而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那爽口的酱瓜了。超市或网上购买的酱瓜，似乎总少了些奶奶做的那种独特口感。也许，那是因为它们缺少了故乡阳光雨露的滋养，更缺少了奶奶那份沉甸甸的爱。

如今，当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，再喊一声“奶奶，我回来了！”却已经无人应答。我再也无法看到奶奶站在院子里喜笑颜开的慈祥模样，也无法听到她嘘寒问暖的关切话语。想起奶奶弥留之际的场景，我的心仍然隐隐作痛。奶奶总是期盼着作为家中长孙的我能够早日成家立业，但当时已经二十七岁的我，却未能如愿以偿地完成她的心愿。奶奶离世后，我们发现大家平时给她的零花钱，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，难以想象她是多么省吃俭用。

奶奶，我真的好想您。我曾说过，长大后要好好孝顺您，您却突然离我们而去，让我再也无法兑现我的诺言。

今夜，那些关于酱瓜的记忆，穿越岁月的长河，从舌尖蔓延至心头，勾起我对奶奶无尽的思念。那岁月深处的酱瓜，是奶奶用爱腌制出的味道，爽脆可口，清爽解腻，永远萦绕在我的心中。



雨水

| 李志超

天还没亮透
云朵已拎着药箱赶来
往干裂的土缝间
轻轻滴灌葡萄糖

冻僵的泥土松动筋骨
草尖从瓦片下探出头
给大地挂上一袋
温热的绿

柳丝蘸着雨滴
给河流写康复记录
蚯蚓们集体折线
把旧伤口缝成春芽
檐角最后的冰碴融化时
农机揭开田野的绷带
地底传来持续的心跳声——
所有种子都排队领取
阳光的号码牌